

新大运河散文

大运河小歌谣

王学佩

沧州段大运河畔，歌谣如河畔的小草野花，恒久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

“东看房，西看粮，条河两岸看衣裳。”这是我自幼从父辈那里学来的。老人们口中的“条”河，便是我们村边的大运河。一河之隔，两岸民风迥异。这首旋律悠扬、诙谐生动的歌谣，生动地描绘出运河岸边某一时期的生活图景：河东重视房屋建设，河西则关注粮食收成，而两岸居民更是讲究穿着打扮。儿时，我常沿河堰漫步，两岸树木葱郁，绿荫如盖。透过树梢的缝隙，远望炊烟袅袅中的房屋，河东屋脊高耸，挂着青瓦，宛如古镇的富贵之家；河西屋顶平缓，秋天时则堆满了金黄的玉米。看房、看粮、看衣裳，运河百里，风高相同。河边大小码头林立，居民亦农亦商，擅长待人接物，重视穿着竟成了当地的一种风尚。一个“条”字，将大运河的修长秀美描绘得淋漓尽致，也体现了地域语言的独特韵味。后来，我在山东德州时，得知这首歌谣还有另一版本：“东看房，西看梁，运河两岸看衣裳。”或许这更强调了当地人观察生活的细致与审美眼光：河东看房屋外观，河西看房屋结构，而运河边上的人，只需看看穿衣打扮，便能

洞悉一切。

“乾宁的庙，丰台的路，宁家修下大摆渡。”这首歌谣起源于沧县兴济一带，另有一说为“张家的庙，董家的路，宁家修下大摆渡”。这两首民谣虽同中有异，却都流传甚广。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大运河北段），而兴济便位于永济渠畔。史料记载，唐昭宗乾宁中期，兴济镇初名“范桥镇”，因春秋时此地为晋国范宣子土勾的封地，且唐时运河上建有范桥而得名。宋徽宗大观初年，朝廷为保障运河漕运而设立兴济县。清顺治十六年，兴济撤县为镇，并入青县。1962年，兴济划归今沧县。

明洪武十三年，兴济重置县，并建驿站码头。或许在起名时，为了寓意安全，将“兴”字改为“宁”字更为合适。考虑到乾宁、范桥镇、兴济县与永济河的关系，用“乾宁”作为驿名十分恰当，寓意天下安宁。

乾宁的庙“指的是乾宁驿站附近的庙宇，老人们说它叫“火神庙”或“崇祯宫”。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记载，他曾在明弘治元年（1488年）途经乾宁驿、三圣祠等地。明张缙曾写下《乾宁八景》，并被明朝的

《兴济县志》收录。其中，《洪寺晚钟》描绘的是洪福寺，《龙祠神应》则写的是龙王庙。

小镇兴济，还因出了一位皇后张娘娘而闻名遐迩。这位张娘娘便是明孝宗朱祐樨的皇后、武宗朱厚照的生母张氏。孝宗皇帝与张娘娘感情深厚，相伴一生，只娶张氏一人后为，无其他皇妃，这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如今的兴济镇被国家政府确定为千年古镇、名吃古镇，火神庙前的古槐依然枝繁叶茂，崇重祯宫和娘娘坟的碑碣则静静地矗立在兴济博物馆内。

第二种传诵方式则歌颂了开明富绅在兴济镇的善行义举。民国时期，“宝记号”张家修庙，“宝泰昌”董家修路，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通过查阅《青县文史资料汇编》和《青县教育志》，并结合对兴济镇多位老人的访谈，我对“宁家修下大摆渡”的故事颇有感慨。善主宁世福，字星普，1842年出生于青县大兴口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5岁丧父，由母亲胡氏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曾住在欧辛庄姬姓财主家的简陋房屋里当佃户。他从打工务农做起，后来做起小生意，逐渐做大后买马车

搞搬运，并赢得了洋行商人的信任。35岁起，他开始帮助国内外大商行主持业务、担任买办，如今我们称之为职业经理人。他为人诚实，做事规矩，胸怀大义，目光长远。

据文献记载，宁世福在大兴口购置了500亩田地，分给本族贫苦人家无偿耕种。他还建了一所义学，让全村儿童都能免费入学。1893年和1895年，他两次捐银3000两，购置了徐李庄庙地1500亩，其收入用作县永安书院的经费以及县立初高中和小学的开支。后来，他于1906年在兴济镇（当时属青县）出资建造了一所拥有34间校舍的初高级小学——惠诚小学，即现在的兴济镇小学的前身，并承担了全部经费。1908年，他捐资建造了一艘大渡船，义务接送过往行人，还在天津赤龙河上建起了一座大桥，人们称之为宁家大桥。兴济的王姓老人激动地回忆道：“宁星普15岁那年离家到天津闯荡时，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当他来到南门外官道旁的一条河渡口时，船夫嫌他穷，拒绝载他过河，还当众羞辱他一番。宁星普一气之下脱掉衣服，举过头顶，游泳过河。上岸后，他对着船夫喊道：‘别瞧不起人，哪天我发了

财，一定在河上修一座桥！’40多年后，他果然在兴济河上建起了一座大义渡（大摆渡），在天津也修了一座桥！”

繁密的商贸活动拓宽了运河人的视野。在对外拓展商业的过程中，宁先生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在兴济、青县等地捐资兴学。如今，在兴济镇小学院内，仍有一株两人合抱的梧桐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微风拂过，阔叶轻轻摇曳，宛如一位慈祥的老人俯首含笑，招手示意。传说这就是“宁桐”，别名“梧桐承愿”。

因漕运繁荣，大运河沿岸城镇涌现出众多捐资助教的案例。士绅们兴办乡学，弥补了官方教育资源的不足，使底层民众能够学习实用技能，提升后代的社会地位。如顺治三年清朝首位状元、山东聊城的傅以渐，便是贫寒子弟借助义学资助，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典型。当时的“运河教育生态”，正是由像宁世福这样的士绅们推动形成的。

浩浩荡荡的大运河，浸润着沿岸的风土人情，改变着百姓的生活面貌，塑造着民众的地域性格。它与黄河、长江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流淌不息的文化基因之河。运河悠悠，歌谣传唱！

浩浩荡荡的大运河，浸润着沿岸的风土人情，改变着百姓的生活面貌，塑造着民众的地域性格。它与黄河、长江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流淌不息的文化基因之河。运河悠悠，歌谣传唱！

浩浩荡荡的大运河，浸润着沿岸的风土人情，改变着百姓的生活面貌，塑造着民众的地域性格。它与黄河、长江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流淌不息的文化基因之河。运河悠悠，歌谣传唱！

浩浩荡荡的大运河，浸润着沿岸的风土人情，改变着百姓的生活面貌，塑造着民众的地域性格。它与黄河、长江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流淌不息的文化基因之河。运河悠悠，歌谣传唱！

第二届“新大运河文学”全国散文大赛作品选登

沧州日报 沧州市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



莫高窟遗韵（工笔画）

刘志甜 作

味道

火锅鸡与南川古槐的“量子纠缠”

高海涛

像钟表那样，过一段儿时间，我就要到南川老街看看那棵古槐，心境便会平静下来。前两天，意外地在南川古槐所在院子里，看到沧州火锅鸡文化展览馆开业了，各种鸡的标本、物件、书画作品挂满大厅。那棵被取名“南川之根”的古槐也焕发生机，叶子茁壮葱郁，枝杈上那只芦花鸡标本，活灵活现。

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古槐，完全是个意外。朋友约我去水月寺街吃火锅鸡，到达解放桥头时，本该往左拐入水月寺街，我却鬼使神差地往右拐去，驶上了运河东堤顶路，一头扎进了南川老街。当时来沧州不久，对这片地方还很陌生，压根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南川楼村。

我似乎闯入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界。夕阳的余晖洒在狭窄的胡同里，给每一块包浆地砖都镀上一层暖金色。宽窄不一的老街，连接着众多毛细血管样的胡同，弯弯曲曲。要是从高空俯瞰，整个村庄的街道胡同，就像一片杨树叶的纹理。

南川老街转弯的时，一棵庞大的古槐呈现出来，粗壮的树干从街东高坡，斜插至街中央上空，撑开凤凰巨翅，把街两边的房山一同揽在怀下。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我似乎看到了“一框天下”的齐桓公、修平虏渠的曹操。闻到曹操遥远的笑声，那笑声来自建安十年(205年)。曹操率军包围南皮城，除掉了心头之患袁谭后，心情大好，登上齐桓公引弓射猎的“射雉台”一天射炸鸡63只。可见这个大平原上适宜鸡的生长环境古来有之。

街两边的人家，门前都立着一对石狮，威风凛凛。老人们拿着蒲扇，在躺椅上悠闲地纳凉，明明离他们很近，却总感觉被一层无形的纱幕隔开，或许因为门洞的深邃，或许因为门前影壁的遮挡，又或许因为老人眼神中透出的那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这时，我似乎闻到了一股独特的味道。

是朋友在我汉显手机上的一条留言，把沉浸在南川老街的我拉到水月寺街的火锅鸡店。

所谓火锅鸡店，是一街筒子的人声与火锅鸡香，各家门店的牌匾早已形同

虚设。我正对着一写有“0317 火锅鸡”牌匾看时，一个铜锅便落下了桌上，锅里辣椒与汤汁在鸡肉块间翻滚跳跃，像是一团团火焰，追赶着一群欢快的小精灵，碰撞出鸡肉块诱人的光泽。据说，火锅鸡是在水月寺街开四川火锅店的老板，为了适合沧州人的口味，经过多次实验，秘制出来的。

熟透的鸡肉块，在蒜泥、醋、香菜组成的蘸料中，打了一个滚儿，钻入我口中，瞬间，麻辣的味道在舌尖上炸开，那是一种直击灵魂的刺激，却又带着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鸡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麻辣的汤汁顺着鸡肉的纹理渗入每一丝纤维，每一口咀嚼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再配上一口清爽的啤酒，那感觉，仿佛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

吃着吃着，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南川老街，飘到了那棵古槐旁。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股独特的味道，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带着老街的宁静与沧桑，带着古槐的厚重与神秘。它不像火锅鸡的麻辣味道那样浓烈直接，却像一条无形的丝线，轻轻地缠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古槐究竟见证了多少岁月变迁？它是否目睹了老街的兴衰荣辱，是否听过无数行人的欢声笑语和叹息哀愁？在漫长的时光里，它就像一位忠实的守护者，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而那股独特的味道，会不会就是古槐从岁月中提取的精华，散发出来的独特气息呢？

朋友知道古槐能引发奇思妙想，也要感受一下。夜幕深邃，南川老街更显静谧神秘。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地上一片斑驳。我们走到古槐下，轻轻地抚摸着它粗糙的树干，那一刻，我仿佛与古槐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就像量子纠缠中的两个粒子，跨越了时空，产生了共鸣。火锅鸡和古槐之间，似乎也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火锅鸡是热闹、是欢聚；古槐是宁静、是深沉。一个热烈奔放，一个沉稳内敛，极具沧州的这片土地与这片土地上的人。

随着时间推移，大运河申遗成功，沧州城市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的裂变与

汉诗

生日帖(外一首)

林 萧

生日那天，想要什么礼物？清晨，面对你的提问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是在乡下，母亲会给我煮两个热乎乎的鸡蛋每年的生日都是如此她的想法永远固执而深情“儿呀，圓圓滾滾又一年——”她的祝福永远只有动词没有形容词

生日这天，你在厨房不停忙碌用满桌的菜肴喂饱我贫穷的胃我是真的穷，从内到外都是你却不管不顾地给了我一个拥抱你不是救世主，却怀揣无限温柔拯救了一个诗人一生的幸福

一根人参

人参送过来时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袋上标注：产自长白山袋内液体是酒不是防腐剂

这根小小的人参却浑身长满了胡须它是少年还是老者？没有人教我如何分辨也没有人告诉我一根面黄肌瘦的人参如何穿越黑夜和远方从东北抵达这座南方小镇

现在，人参赤裸着躺在桌上我终究与大多数人一样想着哪种吃法能发挥最大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他人奢望强身健体而我企图拯救自己的灵魂

“笨”妈妈

韩士伟

我是个笨孩子七岁时，还不会说话

比我更笨的是妈妈宁肯在油灯下费整夜的工夫补丁上襟补丁也不去讨块整布盖住我胳膊上的疤

妈妈还有些“犟”尤其下雨天地站在家门口，任我冒雨狂奔她手中有伞从不轻易撑开就让我在风雨里呼喊、长大

千层底穿在脚上是妈妈的绝唱穷尽一生针脚齐整，行行分明她“笨笨”地叮嘱我路上再泥泞，鞋也要干净

到我有儿女时光的河载着笨拙的爱已悠悠远去只剩佝偻的身影，期许的目光夜半见梦里

麦子

齐月亭

整齐的麦子幸福的麦子我们一起长大的伙伴

我用一滴雨水打开你的梦境听到你日益鼓胀的呼吸和一粒种子怀抱的山河

四月的麦子它们紧抓着土地一步一步地在农时里生长脚步比蚂蚁坚定比鸟鸣动听

风吹开了夏日的大门吹得阳沟菜花到处飞扬

我站在它们中央感受着四面来风吹起的甜蜜的漩涡它们就像抱着我的影子一样抱着我